

氏之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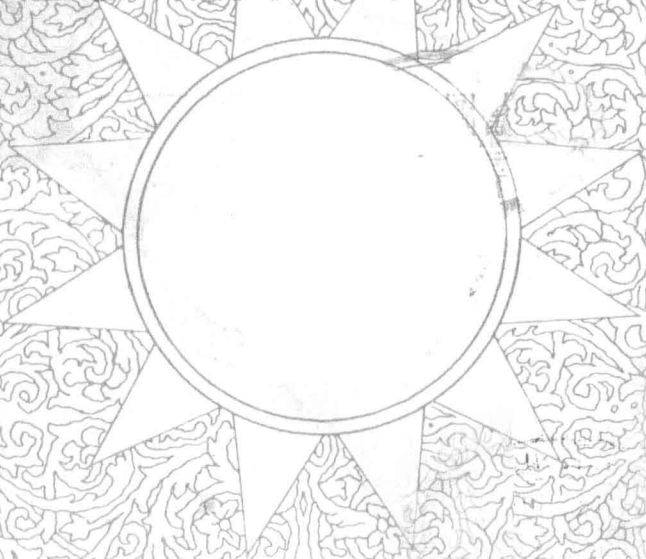
國民說部

民國出版

民衆救星

保甲運動

編者 盧武 校訂 才周 著 翁老



正中書局出版

國民說部發刊旨趣

近來民衆讀物之刊行，日見其盛；據所觀察，在今日高唱民衆教育及識字教育之時，此種刊物應運而生固甚正當，而事實上亦確需要。第以一般民衆所受新教育之根基尚淺，其生活習慣環境情形，均尙滯蔽於舊觀念，而不自知新需要之所在。故雖有寶物，等於泥沙，蓋未明其用，亦不知其可貴也。因此關係，無論民衆教育之呼聲沖天，識字運動之宣傳遍地，民衆讀物之刊行益千累萬；而民衆不知享受或不能享受，依然如故。事倍功半，至爲可惜！查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三屆年會通過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教育部修正試用之民衆學校課程標準草案，規定國語科教學方法要點：「第六條，要培養自動閱讀的能力；第七條，要獎勵課外閱讀和欣賞的興味」。但如何培養閱讀能力，如何增進欣賞興味，則教材之選擇，讀物之編纂，大有關係。坊間一般民衆讀物未能深入民衆，固由於我國民衆教育水準之低；但亦未嘗不因編選技巧未能適應對象之故。各省市民衆教育實驗機關，間有改變作風，適合民衆口味讀物之編印，但又限於地方，零星全不易普及。本局有鑒於此，於是審察民衆普通興趣，調查民

衆平時習慣，因勢利導，利用吾國舊有章回小說之體裁，結構，編輯小本讀物，每冊在萬字左右，灌輸世界時代新知，培養中華民族意識，使民衆閱讀能力欣賞興趣，無形加強。此種方式，利用爲民衆教育之工具，與今日利用故事體裁編爲兒童讀物，作小學校教本之補充材料，用意相同，於民衆教育上當能發揮其功能。故本局敢毅然嘗試，以「舊壺裝新酒」之意，採用章回體裁，編成國民說部一百冊，以供民衆閱讀之用。其內容則應時代之需要，分爲十集：曰歷史集，曰革命集，曰地理集，曰名人傳記集，曰健康集，曰生產經濟集，曰政治集，曰防衛集，曰科學集，曰生活集。合言之：各集均有相當聯繫，使可滙通活用，俾民衆讀者於整個人生上，得到正確之認識；分言之：歷史集，革命集，地理集，名人傳記集，政治集，屬於「教」的方面，足以善導民衆思想；健康集與防衛集，屬於「衛」的方面，足以領導民衆自衛；生產經濟集，科學集，生活集屬於「養」的方面，足以增進民衆生產。故國民說部不僅可供各省一般民衆學校之用，即贛，鄂，皖，豫，閩省等施行特種教育區域，中山民衆學校，亦可採用此書以作訓練民衆之工具也。

民衆救星回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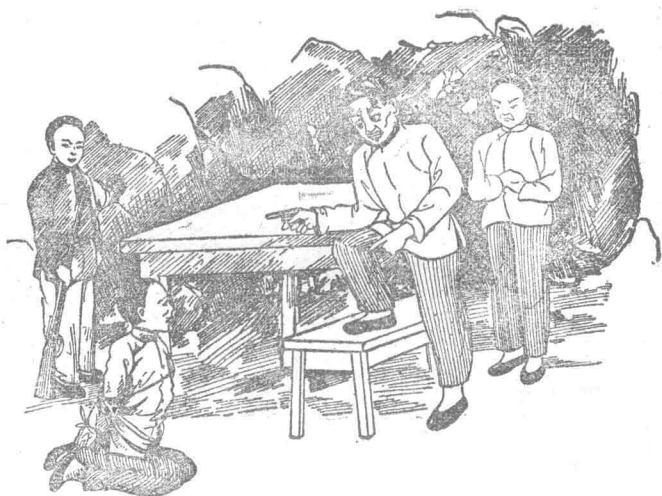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一回 | 牛大黑肆行搶掠 | 王天雄慘受酷刑 |
| 第二回 | 遭重劫全村破滅 | 陷匪窟設計假投 |
| 第三回 | 除民害官軍勦匪 | 報親仇勇士回鄉 |
| 第四回 | 防土匪各地辦自衛 | 念舊恨決意充團丁 |
| 第五回 | 縣政府舉辦保甲 | 總幹部訓練團員 |
| 第六回 | 縣城街父子相會 | 開學式師生致詞 |
| 第七回 | 勦匪寨壯丁大勝利 | 得獎金父子又團圓 |
| 第八回 | 興實業家家有飯吃 | 辦教育個個成好人 |

第一回 牛大黑肆行搶掠 王天雄慘受酷刑

話說有一處深山偏僻地方，隱隱的聽到話音：『你家金銀財寶放在什麼地方？快快供出來，如果不一一供個明白，那你今天便不要命了，你這賤骨子，咱看你要死還要活？』這是一個頭大如斗的蠻漢，曝着銅鈴似的兩眼，手裏拿着一枝手槍，向桌上一擡，對一位被綁着的老百姓，這樣厲聲的恫嚇。啊！這是何等殘酷的話音呀！列位！你以為這是什麼地方？原來這個地方名叫黃集，向來是個土匪的老巢，四面有山崗圍着，官軍也不能輕易找得到那幽深的所在。這裏匪徒時

常出去綁架有錢的人民，綁到的肉票，都要帶到這裏來，經過匪首牛大黑的審問。這次牛大黑聽得五里外的王家村，有個王有德，家道總算小康，最近剛巧收租回家，藏有一些銀錢，便打發衆匪徒帶了兵器，在深夜侵襲王家村，把有德家中銀錢衣物搶個乾淨，又叫有德指出埋藏金銀的地方。有德因家中已無錢財，只得苦苦哀求，土匪不信，就把有德的兒子天雄綁去，一直帶到這深山中的黃集裏面來。

這一天正是匪首牛大黑用手槍恐嚇天雄，叫他把家中所藏財產供出，並且教他寫信回家，要他父親有德拿銀錢來贖天雄。當時天雄被繩索綁着兩手，旁邊有兩個匪徒執住，他看到大黑那副橫生怪肉的兇惡面孔，像獅子一般的狂吼，非常懼怕，尤其是他看到大黑的黑殼手槍，不由得渾身發抖，他聽得大黑的厲聲恐嚇，便顛顛的說道：『我



圖一 匪窟裏的肉票

家委實沒有銀錢，求軍長開恩，放我回去吧！』牛大黑聽到便大怒拍桌道：『胡說，咱老子明明知道你家有銀錢，你再也不供來，馬上槍斃！』天雄把膝一屈，說道：『我家如有銀錢，怎還不獻與軍長？還望軍長千萬饒恕。』大黑大叫一聲：『豈有此理！』就喝令匪徒打五十大板。兩旁站着的土匪，立即拿出棍子，把天雄拖倒跪下，在股脊上重重的打了五十下。可憐天雄一

向受父母愛護，從小在學校上學，過的是舒服日子，現在被土匪捉來痛打，打得皮開肉綻，痛苦不堪，止不住放聲大哭。大黑又問：『你肯招嗎？』天雄還是不招。大黑命衆匪施行「水沒金山」，只見衆匪把天雄臥在板櫬之上，用繩將他的手足捆起，再把冷水從天雄鼻孔灌進。天雄一口氣喘不過來，兩眼發花，哎呀一聲，便昏了過去。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遭重劫全村破滅 陷匪窟設計假投

卻說王天雄因受酷刑，昏了過去，後經匪徒用冷水噴面，便復醒了轉來，大黑再問道：『肯供嗎？』天雄的意思，卻很堅忍，寧可自己受苦，卻不願隨便亂供，叫家中父母吃苦，所以始終沒有答出什麼。

口供來，大黑怒不可遏，把天雄攔在一邊。卽召頭目商量，決定明日再到王家打劫。

且說王有德生性勤儉，世代務農，妻張氏，生有二子，長子名叫天甲，現年三十歲，在家種田，妻吳氏，生有一子名小驊。次子名叫天雄，年十八，未娶，這時剛由第二區立小學畢業。有德家有良田幾十畝，除掉自己耕種以外，其餘都租給人家耕種，每年田裏的出產，除供給家中吃用，還可略有盈餘，幾年以來，稍稍有了一些積蓄。今年秋收上場，收了百餘元銀款，不料都被土匪搶去，天雄又被綁架，有德夫婦心中真像刀割一樣，好不悲傷。土匪去後，有德四面打聽消息，杳無下落，焦急更甚，整日和其妻張氏與天甲商量辦法。張氏想到沒法時，只是啼啼哭哭，直到深夜時分，還不肯就寢。那曉得盜劫

未過兩天，一夜忽又聽得槍聲兩響，接着前門後門已被擊破，牛大黑率領土匪幾十人，蜂擁而入，大黑先下令將有德兩手綑起，把張氏吳氏關鎖在一間小屋之中。再迫着有德和天甲領着去搜尋財物，尋覓了一遍，毫無所得。

大黑怒氣沖沖，還不肯和有德甘休。有德見狀，十分恐怖，只管跪下對大黑哀求，大黑不理，反在有德面頰上盡力拍了幾下巴掌。

卻說衆匪在王家搜索了許久，把衣服零星以及耕牛、雞、羊等類，完全搶去。大黑命匪徒放一把火，登時火燄冒屋而上，匪衆才呼嘯而去。鄉下人見匪徒已去，才敢扛水龍來救，澆了二三十分鐘後，好不容易把火灌熄，可憐王家全座房屋已化爲灰燼。還幸有德天甲和小驊三人都已逃出，而張氏和吳氏竟被關在屋裏，活活的燒死。有德看



圖二 王家被搶劫的慘狀

見家破人亡，悲從中來，不禁大哭，天甲也流淚不已。天甲性情孝順，恐怕父親悲傷過甚，有害身體，竭力勸慰有德。有德平時爲人忠厚，對於村上鄰居親族均很和睦，這時合村都來慰問。當夜有德等三人便在鄰人張根才家權且住下，一面把張氏吳氏的屍身取出，第二天由親戚等代向村上關切友人處籌了一些錢，草草收殮。

再說有德在張根才家住了沒有幾天，土匪又來搶劫，把王家村挨家搜

索，每天總有三四人家起火，張根才的住家，也被帶累燒掉。有德父子從此無處站身，不得已加入難民的隊伍中，到縣城裏去受賑濟度日了。再說在匪巢中被綁的天雄，每天總是被土匪虐待，自從他家被火燒以後，土匪已知道他家無錢來贖，待他更是兇惡。大黑看他堂堂一表人才，不忍加害，便對他說：『你家中父母，都被火燒死，你如果出山，已經無家可歸，不如就在咱們這裏合夥，大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將來還能夠富貴，豈不好嗎？』天雄心裏自念，大黑有殺親之仇，怎可認賊作父，反而加入匪類呢？』想罷，便堅決的反對，表示寧死不屈。大黑更加器重。然而過了幾天，便又疏淡下來，終日把天雄關鎖，甚至飲食也不供給。天雄只有暗中流淚，一天到晚籌思出險的方法。有一次，天雄已餓了二天，暗想如果不得出去，豈不要餓

死在匪巢，永遠不能報仇？倒不如表面上與土匪和好，乘機會逃出，再謀報仇的方法。因此他便對看守的土匪表示願意擔任土匪的後方工作。大黑聽得，一口答應，就命天雄做軍器室的當差。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除民害官軍勦匪 報親仇勇士同鄉

卻說牛大黑在王家村附近的村莊，一一挨家打劫，一般民衆的財產都被他搶掠乾淨，有許多十分窮困的，不能生活，便只得入夥爲匪。因此大黑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不多時，匪衆便聚了五六千人。官軍屢次派兵來勦，大黑就把衆匪編成匪軍，和官軍開戰。官軍不明地理，糧餉又不充足，不易把土匪立刻消滅，只是把土匪包圍

着。大黑察看官軍不很得利，反來進攻官軍。一天，大黑帶了千餘人和官軍決戰，官軍奉到上峯命令，個個出死力迎戰，土匪究竟是烏合之衆，傷亡很多，大黑親自到前面督戰，雙方開槍相擊，劈劈拍拍，響聲不絕。

這時光天雄正在匪巢中做些雜務，忽然聽得遠處有槍聲甚烈，料想一定是官軍來勦土匪，就決意趁這機會逃出虎口。細探土匪都已出發應戰，只有幾個人在匪巢看守，防範不很嚴密，天雄在軍器室搜索了一遍，軍器已經完全被土匪拿出去應用，室中只有盒子砲的木殼一個，天雄也顧不得許多，便把這槍殼拿着，趁土匪們正在煮飯，便偷偷地逃了出來。天雄這時胸中有無限悲憤，決心要手刃大黑，報殺親之仇。他走出黃集，就四處探尋土匪的蹤跡。走到路口，有一個土匪

把守，土匪見天雄是熟人，不很懷疑，便上前招呼。天雄急忙上前幾步，掏出槍殼，按住那匪的後腦，叫他不要聲張。那匪知道事情不妙，連忙把雙手舉起，哀求饒命。天雄在他身畔搜出手槍一枝，槍彈五粒，並詳細訊問那匪，知道官軍和土匪正在獅子崗一帶決戰。天雄取了一些繩索，把那匪手足縛起，就奔向獅子崗來，想乘這機會，結果牛大黑性命，一則報殺親之仇，二則爲民除害。那被細的土匪，見天雄去後，掙斷了繩索，急忙報告小頭目。小頭目立即率領幾個土匪追趕天雄，直追到將近獅子崗的地方，才遠遠的看見天雄。三四個土匪一齊開槍射來，天雄也還槍射擊，可是土匪槍彈如雨，天雄中了一彈，頓時失去知覺，昏倒下來。

卻說天雄醒來，已是睡在一所軍醫室的病牀上，榻旁站着軍醫和

看護。他查問了一番，纔知道自己是昨天在獅子崗被土匪打傷，恰巧這時土匪被官軍打退，他遂被官兵救了出來，扛到這裏，幸虧只打傷肩部，尙無大礙。過了幾天，天雄彈創醫愈出院，就急忙到王家村探視家中情況，只看見一片瓦礫，家中父母兄長等都已不知去向了。天雄不禁傷心流淚，對於土匪，益加憤恨。他一路查問附近的村民，幸喜又遇見從前的朋友汪金寶，纔知道母親和嫂嫂都被燒死，父親和阿兄姪兒等不知流落何方。天雄捶胸痛



圖三 天雄詣墓哭母

哭，罵道：『這天誅地滅的土匪，竟害得我家破人亡，非與這仇人拚個死活，決不甘休。』當時天雄問明了他母親的葬地，即備辦香燭前往哀弔一番，當晚權且在汪金寶家住下。這天正是中秋佳節，金寶家也備辦酒菜，款待天雄，勸他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只好得過且過，不要過分悲傷。天雄思前忖後，痛心異常，只是暗地裏流淚。從這時候起，他的打土匪的決心愈加堅確。

再說是夜明月皎潔，照耀得四野如同水晶世界，金寶和天雄吃罷晚飯，就到大路上散步。忽然看見一羣穿藍布短衣的人，肩荷槍械，步向他們的身邊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